

從舊照片顯現吳稚暉的偉大

粥會五五次約集出版「山高水長」別冊

● 陸炳文 (台北市中華粥會理事長)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大學時代最愛讀的一本暢銷書，是百世師的文人雅集粥會，從前輩口中又季陸部長的摘錄。

「西澄閒話」，它寫出民國初年神州文藝界的一個縮影，深得孤芳學子的我心

，我深受「閒話」中人物影響，也深深對此書作者著迷，成了他的「粉絲」(Paris)，自己的筆名也多了個「澄州」；但在當時並不知道他就是書中大大人物吳稚暉的表甥，只曉得「西澄」即一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我們中華民國的陳源(通伯)，他的夫人則是以小說繪畫馳譽國內外的凌叔華，她的短篇小說集「花之寺」膾炙人口，同為我之課外讀物，接觸多了他倆文采文思，鼓動起一段青春風雷，才有而後我的文藝青年歲月。

及至二十多年前，加入以吳稚老為

得悉陳源昆仲三人都不簡單，一門三傑中的幼弟陳洵供職總統府，二弟陳洪係資深立委，「吳稚暉先生大傳」共同編撰者之一(另一位編撰者是陳凌海)。

「吳稚暉先生大傳」有言「關於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經多方接洽，婉轉陳述，已由聯合國『文教組理事會』(教科文組織前身)於一九六二年第六十一屆會議通過，列為『世界百年文化學術偉人』。並經秘書處於同年十月二十二日通知全球會員各國，對先生在教科文方面之貢獻，表示適當之紀念。」此段文字據悉輾轉來自當時教育部國際文教處，接我國駐巴黎聯教組常任代表、兼英國大學教授會主席陳源來電報告黃

季陸部長的摘錄。頃經多方詳加查證，獲得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陳源報告抄件原文為：「陸先生：聯教組組織理事會昨今兩日討論偉大人物及偉大事蹟之百年紀念一案，我國所提僅吳稚暉先生一人(一八六四年生)，但蘇聯理事在討論時特別提出吳先生加以反對，彼並不知吳先生為何人，更不知吳先生為反共最力之政論家，彼反對的理由，為在聯教組織會員國中，中國並不存在，因『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無代表，不能提出人名，故吳敬恆之名，彼不能接受，但在發言之後，並無撤去吳名之提案，祇是照例官樣抗議而已，其他理事亦漠然置之。」

「至於大眾討論之焦點，則在偉人

之標準，一部分理事認為聯教組織提出百年紀念之偉人，應為世界著名之偉人，並非僅名傳國內，而國外無聞焉之人，必須對於世界文化有貢獻、有影響者方可入選，如僅為一國名人，則各國自可紀念，不必提請全世界共同紀念也。

「所以有人提議，應通過規則，每一國提出之偉人，應限於另一國人，不能自提本國人，另一部分理事，則認為理事會之理事，對於各國文化究竟所知有限，無資格亦無權力審查選擇各國提出之人名，應照提出名單，全部予以通過。

「且秘書長根據第十一屆大會通過，決議徵求各國提出百年紀念之偉人入選，理事會亦無權力另定標準。

「爭論甚烈，長久不決，最後紐西蘭理事提出議案大旨，『理事會』接受所有各國提出一九六三、四年百年紀念之人選，但請下屆大會對於偉人之條件標準，重新予以考慮，贊成十五，反對一，棄權二，此案通過。」

我雖生也晚，未能於稚老在世時親

炙恩沐。但近二、三十年來，仍能由他的門生故舊金口中，或文獻文物遺澤中，領受到老人的自然偉大，即使只是三五張舊照，仰望那杖履與猴子，依然發現他在科學工藝、文化藝術和學術教育志業上的偉大貢獻。

足登破履腳踏實地

吳稚揮留下的遺物不多，其中有一雙破舊的布履。（圖見第七十一頁）有人恭瞻後，感於他的節儉，而我所看到的，則是他的踏實，足登穿幫布鞋，真正係腳踏「實」地的人。一個人的偉大，可以由人格特質上首先看出端倪，稚老終其一生，就懷抱著「實」字，用以安身立命。一八八九年，他入學江陰南菁書院時，進謁黃以周院長，習稱「山長」的黃院長辦公室牆上，張懸自書的座右銘：「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吳稚老衷心感動，馬上抄下來，終身奉為主臬。

後來，胡適推崇他乃「中國近三百年的四個思想家之一」，又推重「他寫那篇七萬字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

人生觀』，……千言萬語，還只是他第一天進南菁書院看見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八個字的精神。」

胡適當年所以謂稚老此文之精義和此人之精神，僅此八字者，蓋以「實」字為宇宙之寫真，人生之寫照。此八字箴言，稚老又帶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置於座間，那時學生之一的鄧希賢受此薰陶，牢記在心，該生即為日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晚年力主大陸應該改革開放，什麼事都要「實事求是」，或許便是留法勤工儉學的思想發微之結果。

我想，稚老篤實的品格，紮實的根柢，務實的精神，踏實的態度，求實的作風，這些特點與風格，一定深受山長身教和南菁學風影響所致。至於會有人認為，「實事求是」吳稚老的確做到了，然而「莫作調人」並未確切實踐；其實，他一向都以務實認真的科學態度，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是則是，否則否，偶爾出面調停，無非是排難解紛，或斷疑定難；基本上，他遇到事情決不會逃避，但也絕不會作爛好人，而一味去迎合對方，或左右逢源。無疑的，正是

這種「實」字性格，以實當道，據實作風，篤實、務實、紮實、踏實地做事，以至於舉凡稚老所成就的功業，皆能經世致用，特別是在科學救國方面，一直不脫知識的實際及實用性。

實事求是科學救國

稚老曾用極堅定之口吻說：「要救中國，非科學不可」，又論述學業，第一在「徵真實者為科學」，更強調治學興業，「主張首重實用」，所以他先後提倡的「摩托救國、馬達救國」、「改善交通、改進印刷」、「服用土布、養用土蠶」、「多設工校、多辦工藝」、「開通西南、開發西北」等等，無一不是本於「實」字科學精神與方法去辦事，也無一不是獲致實際與實用的效果。

倒是有人讚美他在這方面之貢獻時，只樂意對答：「你說我有什麼貢獻？別的不談；要我說這麼、那麼，實不當。我唯一的貢獻，是教法蘭西人吃豆腐。」

這裡卻要補充說明一下，讓大蒙明白他指的是那段「實」情？老人家謙稱

只會教人吃豆腐乙事，實指一九〇六年與李石曾、張人傑在法國成立「世界社」不久，便出點子於同址、即巴黎達盧街廿五號，開設豆腐公司，由李氏技術指導，張氏出資促成，推廣黃豆素食文化，收益則充作里昂中法大學創校基金。

超凡入聖卻又平易近人的吳稚暉，現在已是全體中國人的驕傲。我有機會於二〇〇四年七、八月間，抱持著朝聖的心情，前往武進雪堰橋專謁「吳敬恆故居」，佈陳「吳稚暉紀念常設展」，移贈吳稚暉造像等文物書畫，開拍「山高水長——吳稚暉」紀錄片，接著轉往他兩度就讀受到栽培、後又應聘為校董會主席的江陰南菁學校拜會校長夏錫良，回贈乙幅請中華粥會名譽會長蔡鼎新書寫的「實事求是，莫作調人」中堂，略表一抒海峽兩岸吳公文化交流的共同心声。

少用手杖多存文物

稚老另有一件故物傳世，即少見持用的手杖（圖見第七十一頁），如今留給大家的，是一張舊照片和一段小啟示。

他是最早倡言「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先賢，這也是吳公對生活不能缺少文化藝術，最直接的看法，而且由來已久。其為倡導文物保存，固不遺餘力，其為推動文藝活動，尤不留餘閒。例如一九三四年，稚老出任「世界文化合作中國協會籌備委員會」主持人時，具名函中指出：「敝會為籌辦民眾藝術品之陳列，及參加國際民眾藝術品展覽會起見，擬徵集國內各地民眾藝術作品……，不求品質之名貴，祇期雅俗之共賞。」由此可見，此項美展徵集範圍既廣，品目種類又多，可是雅俗共賞才是他對作品鑑賞的正確觀點，以及保持的一貫風格。

惟其如此，因而「不主張掛屏條、掛對子，來裝飾牆壁」，他真實的用意，是不喜歡用字畫來點綴門面，或拿藝術品來擺設家飾；對於藝文雅事、人文素養反而鼓勵有加，不但不加以反對，相反的是多方鼓勵創作和展現。因為他自己就是在高雅生活中附麗其藝術生命，同時在藝術生活中寄託其高雅生命。稍早的一九三三年，中央薦請稚老

擔任「古物保管委員會」（故宮博物院前身）專任委員，他回函表示：「想到我這老而不死，自己已成為故物，尚且需人保管，安能保管別的古物」，此一富有智慧與幽默的語句，表面上好像推辭不就，實際上無異欣然接受，因為只有「故人」才可認識故物哩！

文化生活藝術修養

保護文物誠為稚老的文化建設貢獻之一，修養藝術同為稚老的精神建設內容之一。他始終樂以法書為「陶冶性情，頤養天年的攝生妙術」，以其自幼勤習各體書法，大篆尤其「獨樹一幟」，因此王士儀在「吳稚暉書法在中國書史上的地位」論文中，直指他的篆書、真書及行書，「經比對過古人的作品，都有超越前人的成就」，甚至於被董作賓評定為至高無上之「書聖」。

正由於稚老書法出眾，又擅古篆體，自非坊間刻印者所可匹配，加以他於藝術創作之篆刻造詣，確有過人和獨到功夫，故能手刻合於情致的自治自用印章，作為書法作品落款之用。稚暉先生

比較常用的幾方印章，印文有「吳敬恆印」、「敬恆金石長壽」、「稚暉七十以後書」或「稚暉八十以後書」等等。吳公寫的一手好字，眾所周知，且被奉為「吳書」；他又具篆刻好手藝，則鮮為人知。此亦稚老「終身不言、未嘗無言」的另類人文修養。

一幅稚老集石鼓字軸，書於一九四七年，時八十三歲，句云「日高深遠樹，水靜正歸舟」。應為送給葉秀峰永保的墨跡，幾經輾轉易手，目前暫時由我所寶。

此一書法，與手杖，同為稚老故物，均值得藏之以好、蘊之以愛。今有緣提供欣賞，不僅足以分享那份雅俗共賞的樂，期待人人皆樂於創作；抑且進一步啟發那種捨我其誰的勇，真希冀人人均能勇於保存歷史文物。

母猴有愛學術有情

稚老還雅愛照相，恐怕就更少人知道了。他不但對攝影感興趣，而且把攝影當成志趣；簡直可以說，這是他調劑生活與寄託生命的一種方式，也是另一

項學術上的鍾情和追求。

我手中的這張吳稚暉自拍照片，（圖見第七十一頁）景物乃峨嵋山靈猴母子，是他昔日登山時睹景生情之傑作，雖說事隔多年，舊作保存不良，圖像略見泛黃，不過從其取景、構圖、快門、光圈、放大到沖印，仍可見作者的專業功力，和專注愛心。

這也是稚老生前最愛的一張照片，圖面為母猴擁抱一小猴，置於膝上，旁邊又依偎著公猴，目光炯炯，親愛之狀，流露眉宇之間，如同靈長人類一般，視生育後的養育之恩、教育之情，同等必要與重要。杜負翁見狀，嘗以「母愛」為題，吟詩七絕如下：「母愛猶存天地間，披圖我亦為開顏；小猿獲得春暉暖，一瞥親恩不等閒」。當時在場者，聞之莫不動容。從此一靈猴母子圖照掃描，不難發現先生對攝影技巧的投入，以及對影藝教育專注的付出。

他初學攝影，買下第一部照相機，係一九〇六年客居英國倫敦時，花了十五鎊九仙令，目的竟然是由學習照相術，以進入研究寫真銅板，探究先進印刷

技術，希望有助於學術及事業，所以對「照」必投心力，有「影」必出錢出力，毫絲不吝惜。在他的日記裡，常見這樣記載：「忙照相」、「買鏡頭」、「弄照相機」、「為阿大（公子吳詳）照相」、「得阿賽（外甥女馮元賽）照相」、「貼相紙至夜深」、「修相機至天明」、「並發一天照相癡」、「丁君來，同出買照相具」、「寄一鎊，與駱君託照相」……，顯見他對攝影癡迷的程度，和對相機鍾愛的熱度。

心在攝影志在教育

稚老一輩子都習慣省吃儉用，唯獨照相上的開支從不節省，有封家書上寫道：「實得到二千四百元，家用去掉一大半，八月回家後，我又買照相鏡頭等四百元，剩下五、六百元，正計劃開一個貧民便宜放大照相舖」。

當前尊吳稚暉為精神導師的中華粥會，嘗於一九六二年間的一次雅集上，出示過一台稚老把玩不離手的相機，當場粥友無不奇地輪流撫摩，據聞此一古典照相機係單眼反光相機，（圖見七

十一頁）現正由國民黨史館妥為保管，如有機會再次供人鑑賞，一定會讓人愛不釋手。他還和粥會名賢郎靜山志趣相投，早歲便結為莫逆之交，經常交換心得與經驗，稚老建議過郎氏說：「你照的相片，揀些風景美的，可出售若干，以貼補成本」；攝影大師也回憶一九五三年去臺大醫院探病時，稚老「講他自己初次拍照的趣事給我們聽」。那時老人家自沾喜氣，與花為伍，郎靜山眼明手快權充攝影師，就得到「粥賢畫葉」裡的一張珍貴留影。

稚老心在攝影，念茲在茲的是給「貧民」一間便宜放大照相館；他又志在教育，念茲在茲的是給「平民」一個義務性強迫教育。他出身平民，投身平民，固然是力倡平民教育的背景因素，而那幅靈猴母子圖，則可能是最大靈感來處，因為不要只會生育他，也要會養育他，更要會教育他才對；從此讓他發願以推動平民教育為職志，從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到國音教育、精緻教育、留學教育，堅持一以貫之，始能成就了他老人家平生所最致力行之

大事業。

由粥會發想策劃，公共電視製作的「山高水長——吳稚暉」電視紀錄片，正可以在舊照片之外，重新透過攝錄影機搬上螢光幕，再二次去發現這位大人物在教科文各項志業上的獻替。本片是根據腳本拍攝的，本「吳稚暉紀錄片鏡頭裏外集珍」別冊又慎重其事加上註腳，都希望做到完美、做到最好，就像稚老嘗語人云：「既有了人生，便要把演唱的腳本做得好好的，然後不枉一登場。」為了不枉一登場，不虛拍片行，我們在最近這一年之內，不論在台灣還是大陸，也不管在本島抑且外島，都能好好的謹慎從事。而我們按計畫前進金門錄製吳稚暉紀錄片，則是在大陸行之後，便商得福建省政府顏忠誠主席安排，原應於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成行，卻因颱風來襲，當天集合於關場的松山機場始作罷，折返的同時通知金門各方面，惟已見報的消息，仍指出「陸炳文今陪同公視小組抵金錄製」，成了不折不扣的獨家新聞。改期後延至九月二十九到十月一日間，再度踏上滬島補拍畫面

，依行程先謁吳公銅像，取鏡稚暉書屋，分訪顏主席及陸會長，搭乘海巡署支援快艇前往海面拍攝水頭灣內當年海葬路線；逗留期間，也由顏主席出面約集「金門粥會」。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在金浩拍片過程中，又承顏主席告以，轄內馬祖有尊吳稚老名號「敬恆」的國民中小學，聞訊後欣喜萬分，這恐怕是目前國內外唯一的學校用其名諱者，以稚老力倡教育、重視辦學，有此校就必須親往一訪探個究竟，下走遂於十月二十至二十三日飛抵連江南竿縣治所在地，在縣文化局邱金寶局長、馬祖粥會潘建國會長規劃下，坐船登上西莒島，訪問了座落青帆村的縣立敬恆國民中小學陳金官校長，從他口中及校史沿革，不難瞭解當初得名、恭塑銅像和治學精神始末，這些雖未及時納入紀錄片中，至少此一段圖文，尚能併同其他漏網資料，編印在「吳稚暉紀錄片鏡頭裡外集珍」，由此亦不難想見我們求好之心切，與對精神導師仰慕之殷切。

知道吳稚暉的人，識與不識，皆公認他人品高潔，其流風餘韻定能垂諸久遠，如山之高，如水之長，就是這般美好，亦正如北宋范仲淹吟誦：「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吳稚老精神不朽，永遠是我們的導師。去年（二〇〇四）三月廿五日，是粥會精神導師吳稚暉先生一四〇歲誕辰，為了紀念這一位對世界人類、國家社會都有莫大貢獻，特別是在教育文化方面顯有卓著事功的世紀偉人，下走發心要為他完成兩件看似小事的大事情，一是以研討會形式重新作學術定位，二是用電視紀錄片型態作傳寫歷史。

前者，經過大家同心協力的促成，「吳稚暉學術研討會」總算在他冥誕當天，於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順利舉行，並印行了論文集與實錄，會後也應各界要求，成立了「吳稚暉學術研究中心」，將長期致力頌揚稚老永遠不朽的精神。

而後者，首先就想到必須委請公共電視台製作，遂專程造訪當時的董事長吳豐山道兄，吳董事長是著名報人，筆

者跟他結識於七次國大，十分欽佩他的的人文及政治素養，他很早便對宗長吳稚暉最是佩服，所以未假思索便交代節目部著手辦理，為爭取製程和播出時間，遂根據粥會提出的初步構想，搶先於同年的一月十八日開鏡，公視同時指定專人組成製作小組，以湯又新兄為製作人、李國豪兄負責導演，其他成員亦皆電視界年輕一代的菁英，他們數度親來本會磋商拍攝細節，很快就擬定分鏡大綱及腳本。粥會八十週年四月十九日會慶日，公視三人組還受邀到會場，跟粥友見面，也報告了拍片進度，與可能需要本會給予協助的事項。

高山景行亦步亦趨

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公視正式行文本會，略以：「素仰 貴會係我國歷史最久的人文社團，……特聘 貴會陸炳文會長擔任本紀錄片之顧問，並提供協助，取得吳稚暉先生生前相關照片、影片、文物及手稿、書信等史料、文物、文獻資料，以供紀錄片製作。」等語。經過將近一年的共同努力，精心

力作終於完成，率先在今年（二〇〇五）元月號「公視之友」月刊，由李國豪導播發表「巨人還沒走遠——山高水長」專文，預作「一月特別推薦」。事實上，本片特地改排在二月十六日農曆新春黃金時段隆重播出，十七日依例重播一次，三月二十五日稚老誕辰紀念粥會上「首映」，四月十二日于右任誕辰紀念粥會還作了「公映」——公開對外放映，使得有更多的人亦步亦趨追隨稚老腳程，為國家社會做出更多更大之貢獻。

「山高水長」出片並播映後，本會再將本片旁白腳本、拍片經過、觀片心得，特別是無法全數容納的圖照書面、文字資料，即所謂漏網者，鏡頭裡外皆美，都不忍割捨；而幕後報導的愛與善，亦均摘其精要，涵蓋了近百位粥友、粥賢或文友的鴻文詩作，以及約兩百幀珍貴照片、紙片或檔案圖片，彙編成別冊「吳稚暉紀錄片鏡頭裡外集珍」，已於四月十九日會慶日當天，亦即第五五五次約集出版，免費贈送本會粥友、中外讀友及公視之友，俾能對照電視版閱讀，經由這樣的凝結或連結，相信足以

加深對稚老不可磨滅的印象，加重對一代偉人景仰之風的分量，並加大對教育科學文化多方面所能做的貢獻。

別冊的印行與電視的播映，最重要的是喚起國人重新認識教育科學文化的時代意義，以及重新認識一代哲人吳稚暉的歷史地位，這正如李導文中所說：

「本片以吳稚暉先生在教育文化、藝術的貢獻為主軸，透過不同的視角，讓他的辦學精神與書法藝術，在歷史與環境交錯下作不同面向的呈現。儘管透過他的學生、相關研究人員與歷史學者的訪談，以及能夠取得的圖像，仍無法顯現全貌，然而經由部分歷史事件的還原重現，多少反映出這位世紀偉人心中的新中國藍圖，也讓我們重新認識這位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思想家。」

人同此心所見略同

就在稚老一四一歲冥誕前兩天，即三月廿三日白天，粥會辦公室忽然收到一封署名「杭祖安」者，來自大陸江蘇的傳真信函，大致內容是：

「尊敬的陸炳文先生：您好！我是

江蘇武進人，現住鎮江，自幼耳聞吳稚暉先生創辦教育、注重文化、生活儉樸等許多事蹟，十分景仰。據悉「紀念吳稚暉先生誕辰一四〇周年學術研討會」前已在台北舉行過，你為籌備人，會後選出出版論文集及實錄；最近聽說有人在台灣的電視頻道上，又看到「山高水長——吳稚暉」的紀錄片播出，為宣揚吳老先生精神作出傑出貢獻，令人欽敬。你們可否提供一些有關的紀錄資料，包括生平事略及教育、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等。

「另：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樹立在北京市敦化路、南京路口的吳老先生銅像，後因道路擴建改造而遷移，不知現存在何處？可否也提供一張圖片給我？冒昧地跟你聯絡，請予見諒。期盼你的回音。謝謝！」

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從前固然有鴻溝，如今隔閡也依舊存在，但對「反共的吳稚暉」與「吳稚暉的反共」二者所見略同，實不可分，亦即同樣給予高度之肯定和敬佩，真是人同此心啊！

在中華粥會第五五四次約集中，當



①吳稚暉雪堰故居舉辦「紀念常設展」粥友組團往謁。
 ②雪堰舊橋前，粥友留下紀念照，此橋昔日為吳稚暉必經之地。



眾首映「山高水長——吳稚暉」電視紀錄片時，座眾之一的新粥友、擅長甲骨文的老將軍胡志直發表觀後感言，他難掩激動神情說：我等待看稚老影像表情、等待喝碗雅集小米粥，足足等了一甲子，回首民國卅五年尚在軍旅時，奉派赴

南京開會，就聽聞上海有粥集，可惜當時無暇轉往，既無緣一睹稚老丰采，又不能啜一口稀飯，如今得償宿願，不禁悲喜交集，悲的是稚老離開我們四十多年頭了，喜的是稚老精神不死將永遠導引著我們；胡老將軍說到後來，甚至

紅了眼眶，我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看到山高水長的吳稚老，也可以喝到稚老所發起的雅聚文會粥。可見世人對稚老的崇敬，是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不分東南西北，一致給予關注與肯定的，併此作為本文之最佳註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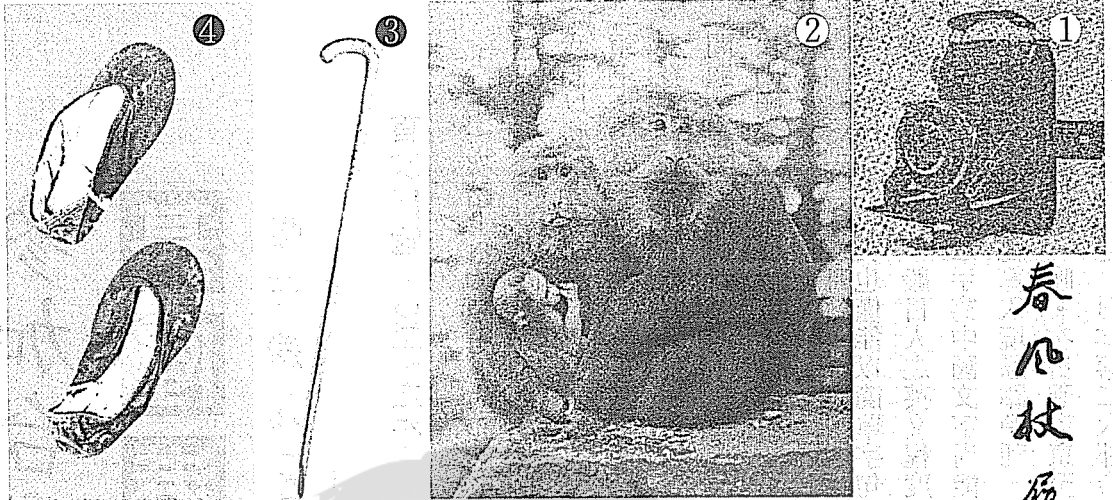


① 吳稚暉為強恕中學創校董事長，此一座像現在校園一隅。

② 蔣經國親捧稚老靈匣，水葬南海，遙望故土。

③ 水頭「稚暉亭」是人們參訪金門向吳稚暉遺像致敬必到之處，前右為作者陸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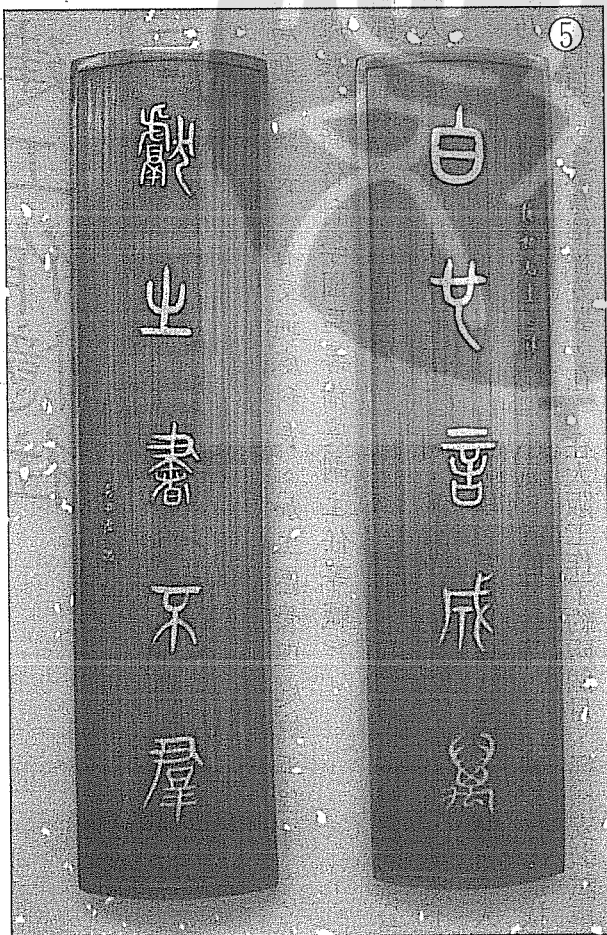




春風杖履圖

靜山攝詩
子右任題

雅老遺物一杖一履一靜山攝



攝影大師郎靜山拍攝的雅老遺物：

① 吳稚暉的古典照相機，係單眼反光相機。

② 吳稚暉生前最愛的一張照片，是他自拍的照片，景物乃峨嵋山靈猴母子。

③ 吳稚暉持用過的手杖。

④ 吳稚暉留下的一雙破舊的布履。

⑤ 陽刻竹製臂擱上吳篆超群，呼之欲出。